

永樂大典

卷〇八四二三 兵字

卷〇八四一四 兵字

卷〇八五〇六 寧字

卷〇八五〇七 寧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筭先零日月莫遠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千五百餘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柵校聯不絕使兵弩銛聞具美大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侵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竟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
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財重而自損。非
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
也。且匈奴不可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我不虞之用。以贍一
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
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渝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
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又竊錯傳
孝文帝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
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
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
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
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屬其節。起破傷之
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戰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葦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戰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擅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擅。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

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戟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僥倖之間耳。未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詔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重。書寵答焉。諸將策疏謀畧。漢劉向。上宜封陳湯疏。湯素食所尚。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與吏士共誅奸吏罪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丈土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
湯禮典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議大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
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朱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
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芑茅。後有滅項之罪。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靡。而屢獲駿馬。
三十匹。雖斬宛王母。皷之首。西域傳作王母。寡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此於貳

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大中大夫谷永上宜赦陳湯罪疏。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也。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効疏。永和中。西羌泉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致。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久師之費。且百億計。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徵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半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章忠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殲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湏可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成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漬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贊紳淵源陳謹。回隆興府馬總管啟。英標久闇。良深仰德之懷。戎幕聲開。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撝謙。某官沉略濟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韜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胷中之畧。顧今副帥。視昔廉車。矧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緩靜之功。拱扈殿巖。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隆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戢之私。又回陳正將啟。講聞惟奮。莫瞻庭角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箇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撝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忠孝。功名自許。突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刃。曾不挫芒。諸公交鵠薦之章。九重思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尹。尚借重於南方。弓矢橐鞬。小展總戎之畧。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瘠人。老而漫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又許巽回趙路分啓。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旌旄而載路。惠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喜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卻縠之書。亟蒙剖牘之薦。掄荐被冕旒之賞。

鑒榮參幕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宗。當厚本根之蔭。不容席煖。佇奉詔
溫。某深愧樗材。濫吹鍾幕。財貨源流之未達。簿書期會之何堪。逃虛而聞
足。首奚啻楚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願親益矣之規。又徐湘賀熊總管
啓。嶺之南去朝廷遠。某深切顧憂。闢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
日暖。草木春回。某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翹關負重。臚傳卓冠。於倫魁攬
轡。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醉尉以誰何。拊髀興嘆。方漢
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爲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蟄龍之卧於南陽。俾
總如虎之屯於廣晉。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
其。辱知有素。聞命尤欣。瞻廬屋之連雲。父懷阻聞。企麾幢之歷境。庶托帡
幪。又通趙都監啓。仰公侯之干城。籍甚維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缺
然佐幕之能。茲幸及瓜。遂將施相。某官麟之角。振振公族。鎔斯羽翼。蟄子
孫。漢東平之善。朱虛之忠。唐阿閼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舞羽。屈千里
以臨戎。分寶玉以展周。親正賴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佇膺河
山帶礪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烏繞樹。旣有可依之枝。
美玉在山。疇非不潤之杏。又與李都監啓。干城南國。微而草木以皆
知。況水儉池。久矣匏瓜之不食。及茲副掌得所。茂依某官材氣天下無雙。

戰功中興第一。鳴劒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屬舞羽於兩階。暫總戎於千里。上方拊髀。遠思李牧之爲人。日竚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某居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儻獲從大夫之後。開大尉羔兒之酒。儻容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監押啓

問津鐸浦

昔諧龍面

之私

領郡近江

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

深切懼悰

某官學有餘師

器非近用

擢僕籍

鬱然之秀

輩仕途

籍甚之聲

暫屈總戎

未聞召節

周以異姓

爲後

獨尚懿親

漢非劉氏不王

寧容外服

某久茲間闊

行矣瞻承

未遑繙素

之馳

首辱駕誠之脫

感銘交

集數述吳彈

又通吳巡檢啟

細柳屯雲

仰止真將軍

之父

紅蓮泛水

覩然老賓客

之慙行

將盍簪

敬用削牘

某官龍虎熟於韜略

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遐衝

中興第一

詩書可以謀元帥

天下無雙

維時載橐小

屈尊邇上方拊髀

遠思李牧之爲人

日竚登壇

亟拜淮陰之大將

某後前

不能軒輊

飛集何計少多

偶同君子之寮

獲從大夫之後

興其進也儻生

間不厭於綠衣

俯而就之

庶屋上竊窺於解瓦

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

啓隨牒宦途夙仰七十餘創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

此心曷勝其喜某官豆箕思敏

競病才高鑿傳黃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謂刀劍安用毛錐子。欲招蟬生從堦鑿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
班超之志。敦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弭。屬橐鞬與會等焉。伍暫屈
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橫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
一行。願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釁鼓。某載驅夙駕已及近疆。逆旅崎
嶇。行李未遑於一介。撫謙縫繩。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殫佔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啓。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接臣遊於百里。實以尉
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闔敏。智畧縱橫。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
專於紙上。折遐謀千萬里。機籌將滿於胸中。少損功名。下親巡擊。暫來山
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舉。不次
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
蕭條。誰謂環堵之書生。迺堪冥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喜有鄰而不孤。
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垂規。吾動
于中。言莫能擣。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劄子。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故
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翕
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
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宣。而親信卒奉驕

稱突厥盜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祗命。幸使罪人時獲僉
以奉。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
法。猶加捶楚。主者奏。秦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秦之凶狡。罰至
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
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
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
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
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東
鋒矩靡加。而準繩替矣。且奉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僅再三年。朝憲
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
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
哀明愚臣。纏繆愚忠。不以前後迂迂。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宋楊
冠卿客亭。類藁與兵官啓。十合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故
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蜚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
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
壇之拜。甚浮家蒼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而固市利。姑爲斗粟之圖。所期歎奉於誣言。或可少逃於罪戾。宋歐陽公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爲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爲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廵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爲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一旦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此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方不及下軍緩急

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凡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疏。咸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聞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又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束試不當。况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宣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

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引以爲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爲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爲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爲晚。又乞真定府分駢武兵士。別作指揮劄子。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駢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償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圖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

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
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以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
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脩蓋到營一座即今將砍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
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
見官中脩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脩蓋全不曾催督
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
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
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
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頃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
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
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
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
賜施行取進止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劄子伏覩唐制凡在京文
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閣底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
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
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